

血与火锻造的男人 为民族与尊严而战

下

野狼

YELANG

这场战争是残酷与暴虐的，是对人性、生命尊严、生存价值的摧残和践踏，在那场维护生命的尊严和生存价值的对决与较量中，热血男儿进行着血与火的搏杀。战火已熄，硝烟已逝，铿锵号角犹在耳边……

山中落叶◎作品



现代出版社

血与火锻造的男人 为民族与尊严而战



I2475

2391/5

野狼

YELANG

山中落叶◎作品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狼/山中落叶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7. 10

ISBN 978 - 7 - 80188 - 968 - 3

I. 野... II. 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7766 号

著 者:山中落叶

责任编辑:涂卫东

策划编辑:韩 薇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传真)

电子邮箱: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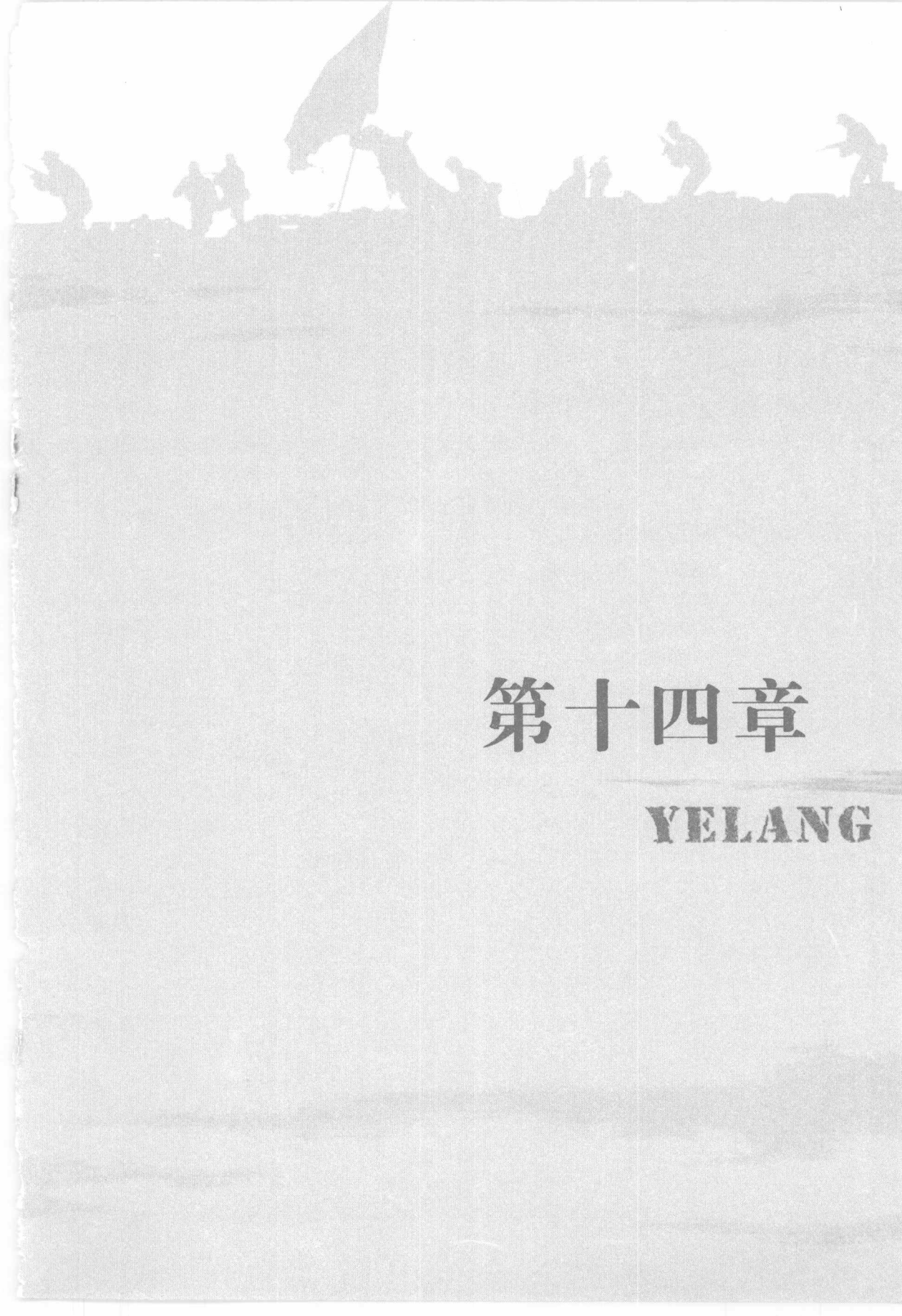
开 本:710 × 1010 1/16

印 张:14.5

版 次: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188 - 968 - 3

定 价:56.00 元(全二册)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grayscale photograph showing the silhouettes of several soldiers on a battlefield. One soldier in the center-left is holding a large flag aloft. Other soldiers are positioned around him, some appearing to be in combat or movement. Th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bright, hazy sky, creating a dramatic and historical atmosphere.

第十四章

YELANG

清晨的红日还没有跃出林梢的遮蔽，山谷里仍弥漫着淡淡的晨雾，杨柳枝条虽然已成墨绿色，却已透过酷暑的热浪，向人们预示了秋天的凉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飘下万千条乳白色的氤氲，像淡淡的轻纱在缓缓上升。

随着晨雾的消散，坐落在山谷深处颇具俄罗斯农村建筑风格的营房渐渐显现出来。红砖、白瓦、爬满绿色植物的院墙，显得整洁而朴素。它坐北朝南，呈东西走向，在营区两侧的斜坡上，用鹅卵石镶嵌着“抗日到底，还我河山”八个大字。

这就是特别行动支队的驻地。此时营区内的操场上人声鼎沸，铿锵有力的队列口令声，训练刺杀时的吼叫声，战术配合时那尖锐刺耳的联络哨子声。单杠、双杠、木马上不时有人翻上跃下，整个营区呈现出一派生龙活虎的气氛。

可作为这支特别行动支队的队长，却发现似乎在哪里出现了问题，许多人在悄悄议论着什么：“喂，听说总部给咱们分队送来个‘少爷兵’？”

“据说他父亲曾是洛队长的老师。”

“那他父亲现在是做什么的？”

“好像是咱们哪个军分区的政委。”

“那可是老革命的后代了。”

“那是呀，听说还是F部长特批的呢。”

“他什么时候来？”

“怎么你着急了？”

“我只是好奇，也不知他是什么奶奶样”。

洛队长站在角落里的一棵柳树下，注视着战士们的操练及营区的一切。眼角上的皱纹在缓缓地跳动着，颈部的血管不时轻轻地抖动几下。坦白说，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兵，可他又实在说不出口，他的父亲毕竟是自己的老师，还是自己参加

革命的引路人。

通讯员小黄兴冲冲地跑了过来，“队长，新兵到了。”

他转过了身：“人呢？”

小黄眨巴着眼睛，表情有点儿怪地说：“在队部门前呢，可神气了。”

当队长见到这个新兵时，他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顿时大了一号，他差点儿晕过去。

这是什么兵啊？腰带扎得太紧，人几乎成了葫芦状，肥大的裤管里，塞进两条好像从来就没伸直过的腿。上衣口袋里不知塞了些什么零星物品，胸前凸起两个大包，拖着大裤裆，最要命的是他双目微闭似睡非睡，身体还不时在轻轻摇晃着，双手提在胸前，缓缓捻动着手中的一串黑色的佛珠，嘴唇还在微微蠕动着，从远处看，怎么看都像是在念经呢。

战士小唐踮起脚尖轻轻靠近他，伸手将他的军帽拽了下来，只见他那光亮的头皮上，还清晰地留有灰白色的戒疤。小唐伸手弹了一下，笑嘻嘻地说：“潮乎乎的，还没熟呢。”

那个念经的新战士虽未恼怒，却也一把抢过帽子，连声说道：“抢不得，抢不得。”惹得战士们一阵哄堂大笑。

分队长走了过来，制止了战士们的哄笑，说道：“我是分队长叶成林，怎么样，是不是也能做下自我介绍？”

那个小战士慌忙收起佛珠，有点儿窘迫慌乱地说：“施主……”

话还未说完，小唐很顽皮地插了一句：“小师傅，我们不叫施主，叫长官。”

战士们又是一阵大笑。分队长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以后熟悉就好了，如果我没记错，你就是袁火生吧。”

袁火生连连点头，“是，是的。”

分队长又说：“来，大家欢迎新战友作自我介绍。”

袁火生收起佛珠，使劲挠了挠脑袋，才说道：“我这个人命苦啊，因父母亲都在白区工作，所以我是在寺院里长大的。记得我出生时，夜空中掉下几颗耀眼的彗星，据说只有得道高僧与奇人异士降生时，空中才会有耀眼的星辰出现。况且在我的背脊上，还留有一道暗红色的鱼鳞状斑纹。听说秦始皇降世时，他的背上就有一道鱼鳞。可等我长大了才知道，原来彗星并非是什么吉祥物，它的俗语是扫帚星，是灾星。而我背脊上的那条鱼鳞状斑纹，只不过是接生婆遗落在我背脊上的一条带血的纱布。”

大家听得有点儿目瞪口呆，更是趣味盎然，就连分队长也是暗暗称奇。

袁火生仍然慢悠悠地说着：“这下子，我的雄心壮志顿时烟消云散了。你想啊，哪有真英雄大丈夫，是在笄帚星的照耀下降生的呢。如果说有，那也只能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坏子，于是，寺院里的长辈及师徒们便开始不喜欢我了。总说我生性顽劣、懒惰、好色、朽木不可雕也，因为我的出生太让他们失望了。其实在我妈肚子里时，我从来不哭、不闹，这就足以证明我原本是个守规矩的好孩子。不过，没关系，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和尚不当了，老子投军去，于是我就到了这里……”

他讲得是有声有色，尤其是那一番受尽委屈的抱怨，更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乐得是前仰后合。

唯有洛队长却意识到这个“活宝”，将来必是可造之材。而理智和经验又在提醒他，这肯定是个极难管理的刺头兵。

劳累了一天的太阳疲倦了，开始收敛烈日的炎威，悄悄融入绿色的峰峦。泼洒出的火烧云，使天地间浮起红色、黄色、金色、紫色、桃红色的妩媚。

训练一天的战士归来了。他们从井里拎上来冰凉彻骨的山泉水，痛快淋漓洗漱着，再将冰凉的井水顺头顶浇下来，舒坦得嗷嗷直叫。洗浴后，这些战士们并不急于穿上衣服，而是盘腿坐在台阶上、大树下、井台旁，卷上一支旱烟，深深吸上一口，半天也不吐出来，让浓烈辛辣的烟雾，在嗓子眼里停留着，盘旋着，慢悠悠地品味着，直到憋足了劲，过足了瘾，喉头“呃呃”有声了，这才缓缓地将这口淡蓝色的烟圈吐出来，眯着眼睛饶有兴致地欣赏着淡蓝色的烟圈，俏皮地升到空中飘逝而去。浑身的骨节不断发出咔咔的声响，舒坦地闭上眼睛，一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

袁火生惊讶得张大了嘴，他没想到驻守在国外深山中的军队生活是这么粗犷豪放，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一切是那么简单明了，一切又是那么融洽明快舒张有致。

于是他淡化了陌生感，寻觅到了似曾相识亲切感，找到了原本就属于他的认同感。

本来军营生活的清苦对于袁火生来说，并非一点儿思想准备没有，但当真的成为其中的一员时，才知道这差别有多大。

就生活的清苦而言，他早有思想准备。最让他们无法适应的是，单调得日复一日的生活方式，铁的纪律，严谨的苛刻的时间观念。而最让他头痛的是射击，

因为他拒绝杀生，他的手指一靠近扳机就浑身发抖，只要一见血，眼就发黑，就呕吐，甚至休克。

叶成林知道他自小是在寺院长大的。虽然他的父母是想让儿子彻底摆脱寺院的戒律对儿子的影响和束缚，但“不杀生”的理念对小袁的影响可是根深蒂固的。

队里几个干部商量了许久，终于想出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洛队长向叶成林详细做了布置，他狐疑不决地执行去了。

队长又对冯镇海说：“咱们队里属你枪法最好，是有名的快枪手，这招无论行不行，小袁及分队长的人身安全你要负全责！”

冯镇海笑着说：“没问题！至于行不行我不好说，但他们的人身安全我担保。”说罢，他拉上通讯员小黄走了。

天色渐渐的晚了，夕阳已使所有的景物都显得有点儿模糊缥缈。

叶成林分队长带着小袁，驱赶着驴车去集市采购物品，又去邮局办了点儿事，返回时天色已晚，为了抢时间，分队长驱赶驴车离开大路，拐入一条隐蔽阴暗的林间小路。

这条小路虽说比走大路要近七八里路，但必须经过一条隐没在桦木林中的峡谷。据说最近又时常有野兽出没，屡屡有人与牲畜在这片林子里受到伤害。

叶分队长和小袁说笑着驱赶驴车进入了峡谷，二人这才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峡谷中各种树木遮天蔽日，杂草、灌木、荆棘丛生，真可谓是盘根错节。密密的白桦树矗立于小径两侧，间隔之处长满半人高的蒿草，掺杂着许多奇形怪状的黑色巨石，仿佛是蹲伏的巨兽。

叶分队长心中暗想，我是把小袁带到这个要命的地方来了，那个老冯是不是真的到位了，不会喝多了吧？

此时，他们驱赶的驴车已进到峡谷深处。但驴车却停住了，驴的四只蹄子杂乱无章地叩击地面，鼻腔发出“吭、吭”的声响。

他们知道发生了情况，分队长将冲锋枪拎了起来，小袁有点儿害怕，双手揪住分队长的衣服下摆。随着晚风飘送来一股股浓烈的骚味，灌木丛中发出窸窣的声响。草丛中闪现出两对移动的绿色光点，显露出两只狼的身影。

分队长从形体中判断出，这是两只从西伯利亚草原深处流窜过来的狼，形体高大、健壮、凶猛，异常奸狡。其中一只浅黄色，尾巴粗大蓬松，来回摇摆着像是一把大扫帚，卷毛、耳朵小而尖，腿长。另一只灰黑色，额头有一绺白毛，颈部有一块伤疤，右后腿有点儿跛。

这两只狼在距叶成林与小袁不足十米处停住了，将头部及前腿深深伏在草地上，两只后腿呈弯弓状，将臀部高高抬起来，嘴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嗥叫。

分队长并未害怕，只是将子弹轻轻推上膛。让他意料不到的是那头毛驴突然趴下了，它站不住了，驴车顿时向前一倾，竟将毫无防范的分队长和小袁从驴车上抛了出去，他们在倒地的瞬间，枪脱手了。

那只额上长有一绺白毛的狼，抓住了这个机会，它像闪电似地整个身体腾飞起来，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完美的弧线，落下来时，它的两只前腿已搭在站起身的叶分队长双肩之上。它两只后腿着地，整个身子几乎直立起来，口中呼出热气，喷涌到分队长的颈后部。

情急之中叶成林身体下蹲，突然一个急转身将头部顶住狼的咽喉处，左手扼住狼颌下皮毛的同时，右手顺腰带上拔出匕首，右腕一抖，猛的将匕首送进狼的下腹部。

这头狼顿时发出一声凄厉的嗥叫，它想挣脱出来，但分队长的手死死扼住它的颌下皮毛，头部死死顶住它的颈部迫使狼的头部后仰。随即，他右手腕一翻使匕首刃锋朝上，双臂一较劲，锋利的匕首竟将狼的整个腹腔剖开了。

那腥骚的血，粘粘的黄色泡沫，黯青色的肠子，蠕动的五脏，涌流到分队长的身体上，他如释重负地将死狼一脚踹了出去。

这一系列的动作一气呵成快如电光石火，那头浅黄色的狼在生命结束之前，发出一声绝望惨烈的哀鸣。这是它对生的留恋，是对人类的诅咒，是向它的同伴发出的警示和激励。

那头灰黑色的狼，愤怒了，疯狂了。另一头狼的嗥叫与哀鸣，燃起它的复仇之火，它的热血在沸腾，它的野性在澎湃，它像一只犀利的弩箭在草地上卷起一股腥风，又一次将叶成林扑倒在地。

早已精疲力竭的叶成林被狼压在草地上，他用双手插架住狼的两只前腿，在尽力避免死亡的威胁。

袁火生傻了，他的脑海中一片空白，他的眼前金星乱舞，森林、树木、野狼、分队长，乃至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和晃动，他的头脑一片茫然，也无意去分辨善与恶，他只知队长的性命危在旦夕。

分队长努力侧过头，以避免狼嘴里喷出的腥臭气味，他的目光中充满疑惑与痛苦，他看着仍傻坐在草地上的小袁，他的泪水涌出眼帘。那是他的部下，他的战友啊！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呼喊道：“站起来——站起来——”

这声音并不是很大。可这饱含泪水与希望的呼喊，就像一声惊天霹雳震撼了小袁的心灵。“站起来——！站起来——！”这呼喊沸腾了他全身的血液，鼓荡起他原本就有的血性和刚烈，他“噌”的一下从草地上窜了起来，顺手拾起掉在地上的冲锋枪，他扑上去了。

他不敢开枪，怕伤了分队长。他倒提起冲锋枪双臂抡圆了，使冲锋枪在空中划出一条漂亮完美的弧线。一声闷响，枪托重重砸在狼的头颅上，狼的头骨碎裂了，枪托开裂了。他抬腿将瘫倒在分队长身上的狼一脚踹了下去，又拾起分队长掉落的匕首，跨上一步，骑坐在狼的腰部，把匕首狠狠地刺入狼的颈间咽喉处。

他拔出匕首又迅速地刺入，反复地拔出刺入，他那苍白的面容在不断的刺入不断拔出中呈现出可怕的青紫色。随着匕首不断的进出，喷涌的血浆溅到他的头发上、脸颊上、肩膀上、胸腹上、腿上和手上。他那沾满鲜血的面颊，和那已变得冷峻阴沉的眼睛，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烁着一种极具特点的悲壮氛围。

分队长放松地躺在草地上，欣赏着陷入极度疯狂痴迷状态中的小袁，他笑了。

始终隐蔽在附近一棵大树后的冯镇海和通讯员小黄，惊愕得张大了嘴。端着子弹早已上膛的三八式步枪，都忘记放下了。

冯镇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仍在疯狂挥舞匕首的人竟会是个见血就晕、并立誓决不开杀戒的小袁。

他不能不佩服队长这一手绝妙的高超之处，他更佩服队长带兵的本事。

理智告诉了他：这个士兵合格了，一块好钢出炉了！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showing the silhouettes of several soldiers on a battlefield. One soldier in the center is holding a large flag aloft. Th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bright, hazy background, likely a sunrise or sunset, creating a dramatic and somber atmosphere.

第十五章

YELANG

天亮了，乳白色的晨雾渐渐化成晶莹的露珠。缓缓升起的太阳，轻盈甩开群山对它的眷恋展露出一轮光焰，驱赶着昨夜的清凉和倦怠，使大山的入口处清晰袒露出来。

在三岔口处的一块岩石上，端坐着一位神情懒散的青年军人，一匹枣红色的战马，马鞍子上悬挂一顶墨绿色的钢盔。

她就是特别行动支队的副政委丁小露。她不时看下手表，神情似乎有点儿焦急，她举起望远镜观察着进山的那条公路，可内心总是有点儿忐忑不安。

马队此时已渐渐接近三岔入口处的路标，洛队长胯下的那匹栗黄色战马率先冲到三岔入口处，身后那十余匹奔腾咆哮的战马搅起了漫天烟尘。

可洛队长的内心并不平静，如果说这次肃反锄奸运动是清查资产阶级和原是国民党军官出身的人，那么这个支队所有的军官，不全是出自于国民党部队而且还是从事情报工作的军官吗？这岂不正好是运动清查的重中之重吗？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会有多大呢？想到此，他的心里真的有点儿发虚。

“洛队长，”冯镇海喊道，“是丁政委！”

丁小露已站了起来，高高地扬起了双手：“老洛。”

“吁——”洛队长勒住了马，跳了下去。

“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不在总部多呆几天？”

“回来了，心里才能踏实啊。”

这时大家纷纷跳下马围了过来，和丁小露热情地打着招呼。

洛队长笑着说：“前几天就听说你要回来，我们还有点儿不相信呢。”

“怎么？不欢迎我回来？”

“哪能呢，我们以为怎么也得半个月呢。”

她不在意地挥了下手说：“我不怕吃苦，也不怕打仗，就怕瞎折腾。我就搞

不明白昨天还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怎么一觉起来，就变成反党分子了呢？”

“我怎么听说这次肃反锄奸运动的重点，是要清查从国民党队伍里过来的军官呢？那咱们是不是全得被当作奸细除掉呢？”叶成林狐疑不决地问道。

“妈的，知道是这样，我们还不如不跟着老洛你来了呢。”范天华嘟囔道，“至少也比被当作奸细给除掉了强啊！”

“别瞎说！”洛队长喝斥道，“捕风捉影的事，不要乱猜疑。”

丁小露却已陷入了沉思之中了。她清楚地知道，这支部队的领导和骨干，以前几乎全是国民党的特工人员，他们经得起肃反锄奸运动的折腾吗？曹布淑部长能容得下他们吗？若曹部长真的对他们下手了，他们会束手待毙吗？这些人个个身怀绝技，又都是从死人堆中拼杀出来的生死之交啊。

夜深了，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在如同天鹅绒似的宝蓝色天空里，稀稀落落地点缀着一些星斗，月光照在黑黝黝的大地上，空气中飘浮着一种青草的甜香。

洛队长与丁小露仍坐在河边的岩石上，商谈着下一步的工作。她将话题由过去拉回现在：“我们很快就要返回国内了，应如何面对肃反锄奸运动呢？你我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至少要让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心态，要相信我们的党。”

“我可以无条件地接受党的审查。”洛队长的语气低沉地说，“可我的这些部下呢？他们出生入死，打得日本宪兵司令部特务机关魂飞胆丧，创造了多少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现在他们全是中共正式党员，那是他们用忠诚与鲜血换来的。可他们竟然成了肃反锄奸运动的重点怀疑对象，而理由居然是因他们曾经是国民党军官，真让人想不通。”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丁小露苦笑道，“我临回来时，F部长对我说：千万不能在特别行动支队搞什么肃反与锄奸，更不能以审干的名义，任意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

“这我就放心了！”洛队长笑了，“总之，我是不会把这些同志交出去的，我宁可把他们放出去闯荡江湖，也绝不把这些弟兄们交给曹布淑！”

丁小露知道老洛说的是真心话，他是个敢肩挑日月的汉子，否则，这些身怀绝技胆量比天还大的人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赴汤蹈火呢？

“哦，还有一件事，我差点儿给忘了。”

“什么事？”洛队长很奇怪地问。

“F部长让咱们给山东省鲁南九分区的袁政委，也就是袁火生的父亲，选派一

位称职的警卫员。”

“嗯？”洛队长觉得很奇怪，“国内那么多部队，怎么选到国外来了呢？”

“据F部长说：此人让曹部长盯上了，但许多老同志都在极力保护着他，所以曹部长想动他，也绝非易事。加之鲁南地区战事频繁，他的身边也确实需要个有本事、更要有胆量敢对首长切实负责的警卫员。所以F部长让你给选一个称职的警卫员，他说你会明白的。”

“袁政委是我在黄埔军官学校时的老师。”但有一点他没有说，那就是这个袁政委受党的指派，曾潜伏在国民党CC特务组织总部里面，接触过复兴社与曹部长交往的文件原稿。档案里好像还有曹部长被军统局上海站抓获后的审讯记录。

“这我就放心了。那么在你心目中，谁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呢？”

老洛稍加思索，便斩钉截铁地说：“这个警卫员，非安鹏举莫属啊！他是蒙古族，精于骑射，擅长双手打枪，而且出手极快，虽不能说百步穿杨，至少也是弹无虚发。论人品，此人最可贵的是稳重，从不感情用事，是个可以独挡一面的主，是个办事让人放心的人！”

七天后，安鹏举向山东省鲁南九分区袁政委正式报到。

袁政委和司令员好奇地打量着他，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地方出众呢？只见这是个身材略显瘦削、个头中等略偏上的年轻人。肤色黑里透红，两道又浓又重的眉毛，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总在骨碌碌转动着，颈部似乎短了点，这倒符合蒙古族人的体貌特征，喜欢偏着头看人，似乎在观察着什么，双脚总要站成丁字步，这或许是要掩饰罗圈腿的缘故吧。

司令员点了点头，心中不由得暗暗思量：看上去是一个很质朴的青年，在战场上怎么能有那么出色的表现呢？

司令员略一沉吟：“现在我以司令员的身份，命令你把军务科长的枪下了！”

安鹏举没有任何表示，一动未动。司令员疑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不服从命令？”

“我的上级是政委，而不是司令员，只有政委才有权命令我！”他的表情是那样平静自然。

司令员提高了嗓音：“袁政委，这可就看你的了？”

袁政委也只是觉得奇怪，好奇地挥了下手。

安鹏举歪头看了看军务科科长，小声说：“科长，他们干嘛……”科长也觉

得奇怪，刚想说点什么……

就见安鹏举的身子一动，他手上便多了一把手枪，再看军务科长的腰间，只剩一副空枪套了。

军务科长惊得“呀”一声，“喂，你是怎么拿去的？”

安鹏举微微一笑：“你分心了。”

司令员笑了，他指着安鹏举说：“好，袁政委的警卫员，非你莫属啊！”

形势已愈来愈严峻了。肃反委员会曹部长的秘书何鸣，以肃反锄奸运动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率工作组来到鲁南地区。不断有人被捕，不断有人失踪，每天都有人被枪毙。涉及到的人员层次几乎无所不在，就连十几岁的孩子都成了国民党复兴社的成员。被清除掉的人员中，以曾是国民党军官及政府官员的人为主，再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且又是有文化的人。于是整个鲁南、鲁中各抗日根据地搞得人人自危，个个朝不保夕。

唯有鲁南九分区是这片喧嚣世界中的一块净土，既不杀人，也不抓人。口号喊得震天响，落在水面没有响。工作组想来尽管来，但把人带走不行，想带人也行，拿总部首长的批示来。

形势的发展却对袁政委愈来愈不利了。许多政委的私房话及对肃反锄奸运动的不理解的话，竟然出现在曹布淑部长主持召开的集会上，出现在批斗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大会上了。

安鹏举隐约地意识到：在袁政委的身边闪动着一对阴森森的鬼火样的眼睛，弥漫着一团浓浓的蛇腥气。可他不知这团鬼火和蛇腥气是从何而来？他曾怀疑过一个人，也曾多次向政委提过这种怀疑和担心。可袁政委只是一笑作罢，他根本就不相信，经他一手提拔并培养起来的秘书，竟然会如此卑鄙无耻。

然而，曹布淑部长终于动手了。